

目 录

雪山魔笛	童恩正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童恩正	(22)
古峡迷雾	童恩正	(58)
北方的云	刘兴诗	(90)
美梦公司的礼物	刘兴诗	(102)
雾中山传奇	刘兴诗	(114)
美洲来的哥伦布	刘兴诗	(137)
辛伯达太空浪游记	刘兴诗	(173)
新“诺亚方舟”		(173)
一根臀木		(187)
毒云人		(207)
齐卡和乌鲁索		(225)
最后的决斗		(241)
矮妈妈的浴盆		(259)

雪山魔笛

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上

我们这一支小小的考古调查队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上进行试掘，已经整整三个月了。天嘉林寺位于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康格山东麓的坡顶上，面对风景如画的安林湖。在康格山的这一地区，西、北两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冰封雪积、亘古不化；山腰云雾缭绕，变幻莫测。东南方则是深陷的峡谷，灰白色的花岗石壁立千仞，寸草不生，狰狞可怖。惟有在安林湖周围数十公里的缓坡上，景色完全不同，橡树、赤杨、山毛榉、杉树，构成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熊、鹿、猴子、狐狸、野兔、山羊、麝猫等动物，栖隐其间。湖畔绿草如茵，溪流潺潺，白色的天鹅悠然地游过水面，看来真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天堂。

在古代，天嘉林寺曾经是红教的圣地之一。在那繁荣的日子里，山间崎岖的小道上朝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到17世纪中期，在当时黄教与红教剧烈的争权斗争中，天嘉林寺被

支持黄教的厄鲁特人所焚毁。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深山古刹逐渐为人所遗忘，它的残垣断壁几乎完全埋在荒烟蔓草之中，只有那幸存的鎏金尖塔寂寞地映着落日的余晖。

在红教的历史中，天嘉林寺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其中流传最广的传说，是有关最后一届高僧拉布山嘉错的事迹。据说他精通巫术，能降魔伏鬼。他有一支魔笛，可以召唤山精现形，前来听他讲经。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自然知道过去西藏的农奴主阶级惯于利用喇嘛的迷信活动欺骗人民，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认真地去对待这类传说的。但是关于拉布山嘉错的魔笛和他召唤山精的故事，在17世纪前期曾经被很多拜访过天嘉林寺的人所目睹，他们之中有官吏、商人和旅行家，如果说这些人的记载全属虚构，那似乎也不合情理。因此，当每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当我坐在帐篷前面的篝火旁，看着被夕阳染成红色的雪峰，晶莹清澈的湖水，青翠茂密的森林，以及天嘉林寺黑色的废墟，我的心中就会浮现出一种奇异的幻想，如果这里的湖山能够说话，在缓缓流逝的历史长河之中，它将向我们倾诉多少被人遗忘的故事呢？

天嘉林寺剩下的比较完整的部分，除了经塔以外，还有中央的经堂。这里屋宇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没有完全倒塌。经堂里的佛像、神龛、经鼓等都大致无缺。很自然的，我们工作的重点，也就放到了这里。

经堂的中央，是红教的主神之一降魔天尊的塑像。它的涂金彩绘已经剥落，肢体残缺，露出了泥胎，不过轮廓仍然

清楚，瞪目咧嘴，手持法轮，脚踏妖魔，形象十分可怖。无论如何，这座塑像代表了较早期的红教艺术的某些特征，所以我们仍然对它进行了测绘、照像。进行这项工作的，是测绘员索伦和某大学派到我们这里来进行毕业实习的冯元。

幽暗的经堂里被闪光灯照亮，这是索伦和冯元结束了绘图，在给佛像摄影了。等到他们从各个角度拍完照片以后，我听到他们两人开始了一场议论。

“外部的的工作已经完了，让我们把它的内脏掏出来看看。”索伦说。

“别干傻事，这是破坏文物。”冯元不同意。

“说不定它肚子里藏着什么宝贝。”

“你想发洋财是不是？”

“不是开玩笑，你看这儿，不是像有一扇小门吗？”

“噢，真是有点道理。”冯元回过头来喊我，“老王，你快过来看看！”

我和精通古藏语的次仁旺堆正在研究一块残存的壁画上的咒语，听到冯元的喊声，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走过去一看，结果证明索伦的观察是正确的。在这尊佛像腹部的中央，有一块长方形的痕迹，在最初它可能完全被腰带的装饰所掩盖，现在由于表面的涂料脱落，现出了缝隙。根据我过去勘察喇嘛庙的经验，可以断定这是修建佛像时故意留下的一个小龕，是喇嘛们保存圣物用的。

我用手铲轻轻地撬开泥胎，露出了一扇活门。打开活门以后，果然发现了一个很深的方龕，里面放着一个深褐色铜

盒。

我们谨慎地将铜盒取出，拂去灰尘以后，发现上面满布精美的莲花图案，就它本身而言，即堪称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盒盖上贴着封条，上面写着“阿吗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还盖有法印。

我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打开了盒盖，里面放着一支人骨制的笛子，一卷羊皮纸的手抄本，上面写着古老的藏文。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

雪地上的脚印

你见过西藏高原雪山冰湖的月夜吗？你能想象那种肃穆、含蓄、神秘的气氛吗？

当一轮明月高悬天际，用它那清澈的光芒普照大地时，银光闪闪的群山，盖着雪冠的森林，以及像明镜一样的湖泊，都似乎凝结在一层透明的薄雾之中，坠入了梦境。在白天看来如此美丽的景色，在月光下却呈现出另外一种气氛，好像使人进入了一种童话世界。

然而在今天晚上，调查队里却没有人注意到这美妙的夜景。次仁旺堆正在帐篷里的灯下细心研究铜盒里的手抄文书，我们其余的人坐在旁边，屏住气息等待着这谜底的揭晓。

外面是一片深山里特有的寂静。偶尔一阵微风吹过以后，就连周围的云杉上掉下雪块的簌簌声音，也清晰可闻。

次仁旺堆手中的放大镜慢慢地在羊皮纸上移动。虽然他

是国内知名的研究佛教史和古藏文的专家，但是这份文件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岁月，墨迹已经褪色，加上在字句之间，还穿插有一些巫术符号和已经失传的红教的术语，所以看上去十分吃力。

终于，次仁旺堆看完了最后一行，他抬起头来，习惯地抬抬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之色。

“这是天嘉林寺毁灭的前夕一个喇嘛留下的记载，”他慢慢地说，“根据这一记载，保存在铜盒里的人骨笛，应该就是拉布山嘉错大师的魔笛。”

“什么？”好几个声音同时发出了惊呼。

“是的，这就是那支传说中的魔笛。”次仁旺堆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喇嘛对于魔笛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他之所以要写下这份文书，就是警告后世得到这支魔笛的人，千万不可将它吹响，特别不可在黑夜吹响，因为太阳落山以后，正是山精活动的时候，只要听到笛声，他们马上就会出现……”

索伦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做了一个鬼脸，惹得坐在帐篷口的冯元也笑了。我知道他们都觉得次仁旺堆的脸色过于严肃，似乎在讨论什么科学问题一样。

老实的次仁旺堆没有理会两个青年人的嘲笑，仍然继续说下去：“写下这份文书的喇嘛本人，就曾经亲眼目睹过拉布山嘉错用魔笛召唤山精的情景。他发下了红教中最重的誓言，证明他所说的全是事实。现在我把这几句翻译给你们听：

“其时雪积满地，冰湖如镜，万籁俱寂，山林沉睡。拉布

山嘉错大师端坐诵经，吹笛作法，山精鬼怪，接踵前来，僧俗诸众，合十膜拜。共叹佛法无边，神灵常在……”

又是一个目击者的证词！我知道庄严的誓言对于红教的喇嘛具有何等的约束力，如果他确实没有亲眼看见这种怪现象的话，是绝对不敢发誓的。这时，我所熟悉的有关拉布山嘉错召唤山精的传说，一桩桩又出现在脑际，难道这仅仅是一些迷信的传说吗？

我从铜盒中取出这支笛子，再次将它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明显是用人的胫骨制成的，两端镶嵌着银饰。在旧社会喇嘛的法器中，人骨笛是常见的东西。除了这一支笛子制作得特别精致以外，我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次仁旺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轻轻地说：“老王，我始终觉得，在这支笛子里，可能隐藏着一桩什么秘密。”

我没有回答，我在沉思。

帐篷里又响起了冯元清脆的笑声：“次仁旺堆，我看你是佛经读多了，着了迷。难道你真的相信有什么‘魔笛’，有什么‘山精’？”

次仁旺堆摇摇头：“我当然不会迷信。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会有其它的原因，其它的道理呢？你们看这支笛子，吹口的部分已经磨损，无疑是多次使用过的，如果它吹响以后而没有效果，拉布山嘉错能够那样受人崇拜？”

冯元不以为然地说：“他骗人的嘛！”

“可是有那么多人亲眼看见的。”

“那只能说他骗术高明。”冯元调皮地说，“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难道你准备用迷信的理由来解释？”

次仁旺堆抬抬眼镜：“在旧社会，特别是落后的西藏农奴制社会里，当人们还没有掌握大自然的奥妙，还不可能了解它的规律时，很多科学的现象都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并且被统治阶级有意歪曲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我以为‘魔笛’的问题，就可能属于这种性质。”

我觉得次仁旺堆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索伦就从我手里接过笛子，笑着插嘴了：

“你们俩别争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吹响这支‘魔笛’。现在正是夜晚，‘万籁俱寂，山林沉睡’，一切条件都和传说相符合。如果笛声真的招来了‘山精’，那就证明拉布山嘉错确实是佛法无边，让我们向他致敬；如果啥事也没有，那就证明这种传说只是一个骗局，我们的次仁旺堆也上了当。一切让实践来回答吧。”

于是他将笛子举到唇边。次仁旺堆举起一只手来，似乎想要阻止他，但是索伦已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笛子吹响了。

这笛子发出一种低沉的、呜呜的声音，与我们平日听惯了的笛声毫无共同之处，而像从人类喉咙深处发出的呼喊，在这寂静的夜空里，使人听起来产生一种粗犷、原始的感觉。

索伦吹了一阵以后，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望着次仁旺堆笑笑。

帐篷里没有人说话，周围仍然是深沉的寂静。

“也许吹一次不行吧，我可以吹三次。”索伦向冯元伸伸舌头，又一次吹响了笛子。

笛声延续了一两分钟之久，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索伦长长地吹了第三次，低沉的呜呜的声音，再一次在夜空中回响。

笛声停止以后，帐篷里仍然悄无声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期待的气氛。

索伦放下了笛子，满脸都是揶揄的笑容，他刚要向次仁旺堆说点什么，但是当他的视线接触到冯元的时候，却突然怔住了。

我们几乎同时都发现了冯元异常的神态，片刻之前还出现在她脸上的轻松的微笑不见了，她双眉紧锁，神情紧张，两眼盯着帐篷的入口，一动也不动，似乎是在凝神倾听什么声音。

“小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我……我……”她的嘴唇颤抖着，“我好像听到帐篷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

“你一定听错了，”我说，“你也知道这附近一百多公里以内是没有人烟的，调查队的伙伴们全都在这帐篷里。”

“我没有听错。”冯元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恐怖的表情，“吃晚饭时我在帐篷旁边丢了一个空罐头，刚才我甚至听到有一只脚踩在这空罐头上的声音。”

“说不定是一只什么野兽跑到营地来了。”索伦说。

我走到帐篷门口，掀开挡布，用电筒四处照了照，然而

除了周围皑皑的白雪和似乎已经沉沉入睡的云杉林以外，既无人影，也不见兽迹。

冯元仍然执拗地摇摇头：“不是什么野兽，确实是人的脚步声。”

索伦把头朝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晚上你们是怎么啦？首先是次仁旺堆，对于一段荒唐的传说将信将疑；现在又是你，居然听到了魔笛招来的山精的脚步声。我看是几个月来在这荒凉的环境里工作，已经开始影响到你们的神经了。”

“好啦，好啦，”我以为今天晚上对于这个题目的讨论已经够了，“夜深了，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清晨，当我还在酣睡的时候，忽然被人急促地摇醒了，耳边有人低声喊着：“老王，老王！”

我睁开眼睛，发现是索伦在喊我。这时天刚刚黎明。从帐篷缝隙透进来的微光里，我看到他紧张的神色，立刻知道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什么事？”我问道。

“老王，你快去看看！”

“看什么？”

“昨天小冯没有听错，帐篷外面是有……是有人来过，雪地上有脚印，”他又补充了一句，“可这是一种奇怪的脚印。”

“奇怪的脚印？”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索伦这小子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严肃认真的。昨夜神秘的气氛似乎再一次笼罩了我，我钻出

了睡袋，迅速披上衣服，跟着索伦来到帐篷外面。

“你看！”他指着雪地说。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不知道是由于凛冽的寒意还是由于紧张，不觉打了一个冷噤。

在雪地上，在昨夜我们自己践踏的脚印旁边，清晰地出现了两行脚印。这明显是一种两足动物的脚印，一左一右的排列。脚印分两行，一来一往，每一步的跨度在40厘米左右，似乎是一个用两足行走的生物异常谨慎地来到了帐篷门口，窥探以后，又走了回去。

我镇定下来，蹲下去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是赤足印在雪地上的痕迹，每个脚印长约30厘米，显示了一个短而宽的大拇趾，不与其余四趾相并，而是单独向旁斜伸。其余的脚趾也很短，后跟圆而宽。从脚掌的细部来看，它有一定弧度的足弓，但又不像人类的那么明显。我立即判断出这不是人类的脚印，但又不是猿类的脚印，更不是其它动物的脚印。索伦的说法是对的，这是一组奇怪的脚印。难道“山精”真的出现了吗？

应当承认，冯元的听觉是十分敏锐的。就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这个生物曾经踩在那个空罐头上，尖锐的铁皮可能划破了它的脚掌，所以在旁边还留下了几滴殷红的血迹。

这时调查队其它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大家看到这种奇怪的脚印以后，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们追踪这脚印，一直向山坡走去。脚印穿过我们帐篷旁边丛生的云杉，然后进入了一座灌木林，这里地面凸凹不

平，而且枯枝很多，观察比较困难。出了树林，脚印就在坡地上一些裸露的花岗岩上消失了。看样子，它是从山上的密林中下来的。

我虽然不能解释这种神秘的脚印的来历，以及它和“魔笛”的关系，但是却知道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科学发现。这时东方的朝霞已经映红了雪山，而峭劲的山风也开始刮过了地面。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资料，我叫索伦选择了几组最清晰的脚印，绘图摄影以后，又浇注了石膏模型。就连罐头筒旁边的血迹，我们也连雪铲起，装进玻璃瓶密封起来。

接着，调查队的伙伴聚集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索伦主张在今天晚上再吹一次“魔笛”，同时埋伏几个人在树林里，看看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有可能，最好能捕获一个。“管它是人是鬼。”他最后还半开玩笑似地补充了一句。

“留下脚印的这个东西，自然不会是山精鬼怪，而是血肉之躯，是某种现在我们还缺乏认识的生物。”次仁旺堆抬抬眼镜，仍然是那样一本正经地说，“而且由于某种我们还不能解释的原因，它的出现和‘魔笛’确实也有关系。根据我们调查队现在的人力和设备，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对待这种世界上罕见的科学现象，我们应当特别慎重，在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作出全面规划之前，我建议不要仓促采取行动，以免为今后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我和大多数伙伴都同意这个方案。通过无线电向有关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支持我们的想法。就在当天下午，一架喷气式直升飞机在湖畔降落，将“魔笛”、手抄本、脚印的照

片和模型，以及血液的标本运到拉萨，并且立即转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去了。

他们生存在一百万年以前

不久，我们被召到北京，参加由著名人类学家朱苇教授主持的讨论会。当我们介绍了情况后，朱苇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这些脚印究竟是什么动物留下来的？”他说。

“从脚印的照片和石膏模型，我们仔细研究了脚趾的形状，足弓的角度，脚跟大小等细节，发现各种测量数据都介于人类和猿类之间，和大约一百万年以前生存过的一种直立猿人非常相近。大家知道，这种猿人比北京猿人还要原始，它的化石是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发现的。

“单纯根据一些脚印，当然是不可能作出确切结论的，幸运的是，还有血液的标本。我们对血红蛋白 α 链上氨基酸的位置、血清蛋白胨等进行了分析，其结果都是和脚印的测定一致，这种动物应该属于高级灵长类，无疑具有介乎人和猿之间的特征。

“生存在一百万年以前的、公认为早已灭绝了的一种猿人，居然到现在还有子遗，这是可能的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发现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到近代，有关康藏高原上‘野人’的记载史不绝书。在两千多年的历

史中，看到过‘野人’的人很多，描绘也大致相同：身材高大，有棕色的毛。我们认为，这种记载中的‘野人’，可能就是藏族传说中的‘山精’，实际上就是那种在一百万年以前生存过的猿人。

“在两三百万年以前，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开始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上升运动虽然早已开始，但是总的说来，上升的速度比较缓慢，这一地区的地形仍然比较平坦，气候温暖适宜，森林密布，因此有猿人在这里出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大约从一百万年以前开始，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逐渐加剧，上升速度达到每百年1.2米到1.3米，这就使现在的青藏高原，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屋脊’。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候日趋寒冷干燥。崇山峻岭，冰雪覆盖。生活在这里的猿人，被迫向其它地方迁徙。不过在康格山深谷的温暖地带，在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中，却有一支猿人奇迹般地生活下来，只是由于环境的孤立和生活方式的守旧，他们的体质和文化并没有再向前发展，而是基本上陷于停顿。他们可以说是在从猿到人过程中走入歧途，面临灭绝危险的一支。附带讲一句，像这种远古的化石动物在青藏高原复杂的地形中残存的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如曾经与猿人同时生活的巨猿和大熊猫，就都有后代存活到现代。”

讲到这里，朱苇教授停顿了一下，点上一支香烟。

性急的冯元是无论如何按捺不住了，她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朱教授，魔笛呢？那魔笛是怎么回事？”

朱苇微微一笑，又继续讲了下去：

“这就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魔笛和猿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用录音机将魔笛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对现代生存的四种类人猿——大猩猩、黑猩猩、长臂猿和猩猩——进行了试验。结果电生理仪器告诉我们，在听到这种声音以后，类人猿立刻产生条件反射，胃液、唾液分泌增多，并且顺着发声的方向来寻找食物。而他们自己找到食物以后召唤同伴的声音，也大致和笛声相似。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推测，拉布山嘉错的魔笛，实际上是模仿猿人觅食的声音而制造的，猿人听到笛声以后，以为这里有食物，自然就会应声前来。过去峨眉山寺庙的老僧呼唤猴群供人参观，也要模仿猴子的声音，这其中是并无神奇之处的。至于拉布山嘉错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当然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他是有意识地巧妙地利用了这一自然现象，为自己欺骗群众的迷信活动服务，这却是可以肯定的。两百多年来笼罩着天嘉林寺的神秘的色彩，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

“那天晚上，当索伦开玩笑吹响了魔笛以后，可能有一个猿人正在帐篷附近，他听到这种声音，以为是同伴的召唤，于是悄悄地走到帐篷外面窥探了一下，当他发现这里面都是一些生疏的东西时，立刻警惕地退了回去。但是他的脚印，却留在雪地上了。”

当朱苇教授讲完以后，会议室里一片激动的气氛，可以听到各种压抑不住的惊叹声。的确，就连我这个最早发现魔笛的人，听到事情竟然发展到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地步，也

感到十分兴奋，不禁高声说道：

“朱教授，这群猿人现在一定还在天嘉林寺附近，我们应该迅速组织调查队，立即去寻找他们，这对于科学研究，该有多大的价值呵！”

“你的意见很对，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初步讨论一下调查的方案。”朱苇教授说。

接着就是一场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各个方面专家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生物学家的意见是，根据近年来对于想要逃避人类侵犯的大型哺乳动物的观察，他们多半是夜出的，这就是说，白天躲藏和休息，晚上行动觅食。南亚的象群就是这样生活的。猿人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没有被发现，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他们建议调查队要将行动时间重点放在夜里。

电生理专家建议用电子模拟发声装置模仿魔笛的声音，再参考现代类人猿喜怒哀乐的各种声调加以变化，使它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根据不同的条件加以运用，引诱猿人前来。

雷达专家建议使用小型毫米波雷达，装置在密林深处，探索猿人的行动规律。

电视专家主张使用他们最新发明的自动变焦距红外线夜间摄影机，当猿人出现在预定地点时，就可以在荧光屏上进行实地的观察。

声纳专家认为可以在安林湖畔广泛地空投一种简单而灵敏的声纳装置，它能自动分辨最轻微的两足动物的脚步声，并且向接收站发出信号，确定声源的位置。

一条一条的建议，一项一项的设想，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荧光屏上的奇观

我们的观测站设置在天嘉林寺废墟的经堂里，经过半个月紧张的筹备，一切仪器终于安置就绪。佛龛上装置着闪烁着红绿信号灯的操纵板，神怪的壁龛里有大大小小的荧光屏。雷达和电视接收天线，矗立在鎏金的屋顶上。于是，古老和现代，迷信和文明，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气氛最为奇特的一座实验室了。

白昼已经消逝。在过去的十二小时中，尽管我们不停地用雷达搜索着密林和山谷，但是除了丛林中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外，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声纳装置也没有接收到大型两足动物的信号。看来生物学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猿人在白天没有外出，他们说不定正静静地躲在洞穴里休息。

计时器发出嘀嗒嘀嗒有韵律的声音，时间在流逝。虽然我们都已经值了一整天的班，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观察室，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地盯在发着淡绿色光芒的雷达屏幕上。

22 点。

22 点 30 分。

23 点。

.....